

学子情怀

那段日子也是我最忙碌的日子，每天辗转于实验室和宿舍之间，集采样试验于一身，共工作学习于一手。在解决试验问题的同时，我也挣扎于这社会中复杂难断的关系问题。

那年在武汉

□月文竹

2009年因为导师的一个课题，我被派去武汉做试验。4月14日，北京——武汉。准备了半年的事情终于随着这张火车票尘埃落定，尽管是那样的匆匆。虽然在去之前也准备了很多，但是对自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将要面对的一切仍然是未知。这也成为自己博士期间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在去武汉之前，我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对书本的回忆之中，苍白而又陌生。黄鹤楼的落魄，古琴台的流水，还有武昌起义的呐喊声……这些仅仅只是以前对城市的一些常识，而最真实的感觉依然还是空白。试验的忙碌使得自己也无暇顾及闲暇的工夫去领略武汉的风韵，校园也变成了我活动的全部。每天简单地重复着实验室与宿舍之间的机械移动，唯一不同的是沿途随时推移而变化的风景，还有夹杂着一天试验成功与否的心情。

不得不说华中农业大学的校园还是蛮漂亮的，尤其雨天更是一番风味，大气而又不失柔美。如果说狮子山的苍茫与伟岸算得上一种阳刚，而雨中南湖若隐若现的荡漾更像是江南女子轻扬的扶扇。这也许是我来武汉以后对武汉最深的印象了。武汉的雨总是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在我来的将近三分之一的日子都是雨天。武汉的雨来得特别急，不是狂风暴雨般的急，而是那种没有征兆的，可能是一大早起床后，也可能是工作了一天从实验室走出的一瞬，你们就会这样地不期而遇。武汉的雨来得也特别的缠绵，一场雨的来临，总会持续个把星期，你的心情也会随着刚刚开始惊喜之情慢慢变得烦躁起来，等到后来你快要习惯性的麻木之时，却往往换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灿烂晴天，仿佛一个专逗小孩子的老爷爷，在你将哭要哭的时候突然塞一块糖给你。

提到武汉当然不得不说武汉的热，从小就知道我国有“三大火炉”，这次来到“一代炉魁”的江城，而时日恰逢六七月最热的时候，虽说在这个时候待在武汉更多是一种煎熬，但终于领略了什么是不虚传，也算不虚此行。

武汉热的最大特点就是“蒸”，就连空气也像是被烤过的一样，热乎乎地堵得每个毛孔都快窒息，在屋子里即使坐着不动，也觉得浑身黏黏的，汗珠更是像掠夺式地不断侵袭着每一寸肌肤。外面更是骄阳似火，火辣的太阳散发泄似的烤着大地。武汉的热似乎在报复着所有被称为“九头鸟”的湖北佬，也殃及所有来汉栖息的外地佬和游荡的散客们。当然现代的人们在成天挂在嘴上的所谓的“高科技时代”的意淫中，不至于像老武汉们对这样的天气无奈叹息。不只是坐在高楼大厦里穿着厚厚的正装的白领们如何抱怨空调的温度调得太低，普通的电风扇似乎更是没有停过，呼呼地搅着空气流动，可更多的只是从这边到了那边，温度似乎还是没有下去。大街上更是五花八门，一把蒲扇，一顶凉棚，也正是这些最原始的工具，支撑着他们每天在那里为我们提供甜美的西瓜，冰凉的饮料。

当然来武汉的目的并不只是简单地让我来领略武汉的雨，也不只是体验武汉的热。有人说艺术是用来反映社会主流的，我想这也适用于文字。因为当一种社会里充满了流血牺牲，饥饿贫困的时候，生活在这里的人不愿意让他们的文字也变得同样的痛苦、忧虑，所以他们会选择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去勾画属于自己的理想；同样当一个人的生活简单除了吃饭睡觉就是试验文献的时候，他的精神生活更是不愿意被物种敏感度分布曲线，模特卡罗模型，无观察效应浓度，雌激素受体……所充斥。因为那段日子也是我最忙碌的日子，每天辗转于实验室和宿舍之间，集采样试验于一身，共工作学习于一手。整个夏天，我终日徘徊于DCP、TCP、PCP之间，每天奔波于青蛙、河蚌、翻嘴蛤当中。在解决试验问题的同时，我也挣扎于这社会中复杂难断的关系问题。

在这段日子里，我终于明白了有时候食堂里的凉菜要比土豆烧牛肉好吃，或许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冲着牛肉去的，可到最后往往能属于我们的就那么“一小碟凉菜”。也是在这段日子里终于体会到了学生永远只是弱势群体，尽管今天的大学生们也许穿名牌、打的士，可是一旦和社会这个阴阳二气的人间地狱发生冲突，“学生”两个字往往变得那么苍白无力，没毕业的公民就像没端上桌的菜。或许这是一种嘲笑。我们将自己人生最美好的4年、7年，甚至10年都留在了学校这个青少年的坟墓，学校却最后用一张纸打发了我们，我们依然一穷二白。或许这是一种交易。

8月5日，从武汉回来的时候就像逃亡，我迫不及待地想摆脱那里的干燥，那里的热。虽然回来时北京的天空依然艳阳高照，可那清爽的空气或许是一种久别的味道。一切总算结束，算不上“凯旋而归”，只能说是“全身而退”，尽管有些匆匆，一如我的到来。可我依然感激着那里的一切。

4个月的时间，虽然不是很长，可能只是漫长一生中一段插曲，但是对于另外一种心情来说却是度日如年的期盼。就像所有的期盼一样，过程总是漫长的煎熬，当然也会免不了失望、无奈。

再见，武汉的雨；再见，武汉的热；感谢这里食堂土豆烧牛肉带给我的感悟；也感谢这一段漂泊带给我的成长。

聚焦暑期的大学之一——

大学教师：一样忙碌 别样收获

□本报记者 陆琦

暑假，不仅仅属于学生，也是每一位辛勤耕耘的教师享有的闲暇时光，更是教师职业令人羡慕之处。

那么，大学教师怎样看待暑假，怎样过好暑假？暑假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感觉不到休息的状态”

“暑假跟平时也差不多，都是忙，只是忙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当《科学时报》记者致电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副教授田松的时候，他正在吉林老家。

“父母年龄大了，我每年假期都会回来陪他们待一段时间。”即便如此，田松也是带着工作回老家的，“正好学校有位美国来的客座教授要到长春做课题，于是我就陪他一起，一方面给他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还能互相讨论工作。”

尽管田松自己觉得今年的暑假“基本是一个很常规的暑假”，可他这个暑假的活动其实非常满。

“先去了趟云南，那是我经常去的地方。”田松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纳西族的，而丽江是他人类学研究的据点。

田松今年的云南之行相对轻松自由，“相当于度假，会会老朋友”。不过，2008年那次更好，“在泸沽湖边住上一个礼拜。”田松描述道，晚上湖边特别安静，躺在床上可以听到湖水拍打岸堤的声音，一拍一打，像是泸沽湖的呼吸声。

相比往年暑假，田松这个假期需要参加更多会议，天津、烟台、大连，“其实应该参加的会还有两个，但由于时间冲突都没有去成。”

田松非常珍惜这些可以与同行交流想法、交流情感的机会，“来自天南海北的同行，也只有假期开会的时候能聚在一起”。

对于田松来说，暑假并没让他特别感觉到休息的状态。他说，教师是一种相对特殊的职业，工作是随时随地发生的，没有8小时之内与8小时之外的分别，没有时间和区域的限制。“只要笔记本背着，就相当于办公室跟着，还是读书、写书、改作业，这些事都跟平常差不多。”

暑假对教师来说，非常重要，智力活动需要阶段性的调整。“就田松而言，他可以利用假期走远一点，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或是赶书稿、写文章。“在平时的教学中，教师们萌发出许多的想法，却由于忙碌的工作，没



董怡辰 / 制图

有及时地去实施，而暑假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看到了课堂上的自己”

很多大学教师会利用暑假这么一整段的时间写书、作研究，也有不少教师会参与到有意义的学生活动中去，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王立志。

“暑假带着英语学院战略班的9名同学去广西百色支教。”第一次参与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王立志显得很兴奋。

其实，王立志带领的百色支教队，只是2011年“汉语工程”北京外国语大学支教项目之一。

王立志介绍，“汉语工程”是北外于2006年启动的，旨在传播美妙语言，架设沟通桥梁，共享和谐信息。“通过支教服务模式，将志愿服务精神融入其中，广泛动员北外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到项目中来，与支教对象手拉手结对子，面对面说英语，激发孩子们学习外语的兴趣，借助语言桥梁充分体验到世界多元化的魅力。”

百色支教队于7月18日下午从北京出发，乘硬座历时29个小时于19日晚抵达南宁。“火车上人多拥挤，我们依然在讨论、在交流，即便是把座位让给需要帮助的人，站着也不会阻止我们思考和讨论的热情。”王立志被他的优秀队员们深深感动。

支教队员每天6点半起床，晚上12点休息，住学生宿舍，吃食堂饭菜。每间宿舍有五张高低床，床上铺一张竹片凉席，挂一顶蚊帐。洗澡用的热水温度大概42度，且限时供应。“由于支教队员多来自北方，百色天气异常炎热，从早到晚汗流不止，几位同学出现了湿疹现象。”

“我原来教过他们，个个都非常优秀。”王立志开始还担心优秀的学生都有一种优越感，但通过10天的相处，“真正地跟学生打成一片，真正理解‘90后’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

去广西之前，王立志就给支教学生定下了目标：“成就自我”。

王立志对学生的要求很高。为保证支教的效果，支教队员每天晚上6点半准时召开例会。每次例会内容包括主讲人汇报、教师点评、安排次日工作等。

中国大学评论

大学“潜规则”只是一个“传说”

□熊丙奇

据媒体报道，北大教授王学明(化名)和高中生小丽(化名)在丽江邂逅成为情人，两人年龄相差26岁。王学明曾承诺帮助小丽上北大读书，却一直没能允诺。今年4月，小丽再次要求上大学未果，便以伤害对方家人相威胁向王学明索要30万元，两天后小丽被拘捕。

小丽的遭遇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同情，而北大王教授也被斥责为“禽兽不如”。王教授的所作所为确实败坏了北大的声誉和教授的名声，很多人由此反思当今教授群体的素质。而就此事而言，不少人忽视了一点，即北大王教授败走麦城，再次告诉公众，大学中所谓的“教授可以搞定招生”的“潜规则”，更多是江湖的“传说”，而很多人相信了这一“传说”，这是教授得以轻易骗得高中生，而高中生轻易被骗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每到高考招生季，教育部都会发出招生预警，提醒考生和家长警惕招生诈骗，其中一类招生诈骗，就是有人告诉考生和家长，可以“花钱买分数”，或“搞定大学的内部指标”，而结果是，骗子收到钱之后就一去不复返。

这类诈骗屡试不爽，很令人不可思议。按理，这种诈骗曝光之后，家长和考生应该不会相信这类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而且，应该在听到有人这样“忽悠”时，向公安部门举报，可是，这样的诈骗，骗子根本不需要多高明，总有考生和家长前赴后继。相比于王教授有确切的北大身份，那些江湖骗子的身份都存疑，考生和家长却如此相信，可见这种诈骗多有市场。

那么，考生和家长为何会相信招生是可以“搞定”的呢？首先，近年来高校不时传出一些“潜规则”丑闻，包括招生中的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这令大家相信，招生中盛行“潜规则”，但客观而言，这类“潜规则”并不是所有大学教授都有份的，能够将其“运作成功”的，只是极少数掌握着招生大权的行政领导，而且，背后有很多利益的纠缠，比如以招生指标这样的资源与官场和商界进行“利益共享”。可以说，是这少数的交易，败坏了高校的整体形象，给社会的感受是，任何学校的教工，都可以搞定招生。每年高考之后，很多在大学工作的教师似乎都有被家乡人请托的经

历，但实质上，99%的没有核心权力的大学教工，是根本搞不定的。

其次，近年来社会舆论对高校“潜规则”质疑颇多，考生和家长也厉声反对，然而，有的考生和家长真轮到自己时，想的却不是怎样拒绝，甚至参与监督这种“潜规则”的发生，而是打听怎样可以运作成功。这个时候，如果有人出现在身边，宣称其有这一本事，考生和家长难免会轻易上当，加上“潜规则”本就“秘不可宣”，所以被骗了也往往“打落牙齿和血吞”——“搞不定”的王教授其实利用了高中生的这种心理，而这位高中生如果不是被教授骗到“别这么玩我，我都家破人亡了”的地步，也许也不会走到这一步。

如果考生和家长，能采取另一种态度，当今高校的“潜规则”，可能就不会成为江湖的“传说”——对违法的“潜规则”操作，保持高度警惕，针对任何可以宣称搞定大学招生的人，主动举报，让法律追究其责任，可以形成打击“潜规则”的舆论环境，从而让大家深恶痛绝的“潜规则”，以及利用这种“潜规则”招摇撞骗者唯有生存空间。很多时候，我们会痛心地

发现，大家其实都是“潜规则”传说的制造者。

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大学没有生存招生等“潜规则”的土壤。如前所述，目前高校由于行政权将教育权、学术权集中在一起，少数行政领导，有权配置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因此，大学存在越来越严重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这让大学整体公信力越来越低，而在行政主导一切的学校管理制度之下，一些教授也不再道德操守和学术良知，将学术和教育作为牟利的工具。要扭转这种现象，就必须建立现代大学制度，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当学校所有人员无法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谋求自己的利益时，比如，大学的招生由独立的招生委员会制定标准并监督实施，任何人员干涉招生，学校教育委员会会提出抗议和不信任案(要求相关人员辞职)，所有被招生的学生信息，向公众公开，公众才会确信大学招生是公平公正的，甚至在提到某个人就可以搞定招生时，感到荒唐而不是正常，这样，大学的公信力得以恢复，而“潜规则”和“潜规则”传说都将退场。